

爸爸的花兒落了

林海音

新建的大禮堂裏，坐滿了人；我們畢業生坐在前八排，我又是坐在最前一排的中間位子上。我的襟上有一朵粉紅色的夾竹桃，是臨來時媽媽從院子裏摘下來給我別上的，她說：

「夾竹桃是你爸爸種的，戴着它，就像爸爸看見你上台時一樣！」

爸爸病倒了，他住在醫院裏不能來。

昨天我去看爸爸，他的喉嚨腫脹着，聲音是低啞的。我告訴爸，行畢業典禮的時候，我代表全體同學領畢業證書，並且致謝詞。我問爸，能不能起來，參加我的畢業典禮？六年前他參加了我們學校的那次歡送畢業同學同樂會時，曾經要我好好用功，六年後也代表同學領畢業證書和致謝詞。今天，「六年後」到了，我真的被選做這件事。

爸爸啞着嗓子，拉起我的手笑笑說：

「我怎麼能夠去？」

但是我說：

「爸爸，你不去，我很害怕，你在台底下，我上台說話就不發慌了。」

爸爸說：

「英子，不要怕，無論甚麼困難的事，只要硬着頭皮去做，就闖過去了。」

「那麼爸不也可以硬着頭皮從牀上起來到我們學校去嗎？」

爸爸看着我，搖搖頭，不說話了。他把臉轉向牆那邊，舉起他的手，看那上面的指甲。然後，他又轉過臉來叮囑我：

「明天要早起，收拾好就到學校去，這是在小學的最後一天了，可不能遲到！」

「我知道，爸爸。」

「沒有爸爸，你更要自己管自己，並且管弟弟和妹妹，你已經大了，是不是？」

「是。」我雖然這麼答應了，但是覺得爸爸講的話很使我不舒服，自從六年前的那一次，我何曾再遲到過？

當我在一年級的時候，就有早晨賴在牀上不起牀的毛病。每天早晨醒來，看到陽光照到玻璃窗上了，我的心裏就是一陣愁：已經這麼晚了，等起來，洗臉，紮辮子，換制服，再到學校去，準又是一進教室被罰站在門邊，同學們的眼光，會一個個向你投過來，我雖然很懶惰，卻也知道害羞呀！所以又愁又怕，每天都是懷着恐懼的心情，奔向學校去。最糟的是爸爸不許小孩子上學乘車的，他不管你晚不晚。

有一天，下大雨，我醒來就知道不早了，因為爸爸已經在吃早點。我聽着，望着大雨，心裏愁得了不得。我上學不但要晚了，而且要被媽媽打扮得穿上肥大的夾襖（是在夏天！），和踢拖着不合腳的油鞋，舉着一把大油紙傘，走向學校去！想到這麼不舒服的上學，我竟有勇氣賴在牀上不起來了。

等一下，媽媽進來了，她看我還沒有起牀，嚇了一跳，催促着我，但是我皺緊了眉頭，低聲向媽哀求說：

「媽，今天晚了，我就不去上學了吧？」

媽媽就是做不了爸爸的主意，當她轉身出去，爸爸就進來了。他瘦瘦高高的，站在牀前來，瞪着我：

「怎麼還不起來，快起！快起！」

「晚了！爸！」我硬着頭皮說。

「晚了也得去，怎麼可以逃學！起！」

一個字的命令最可怕，但是我怎麼啦！居然有勇氣不挪窩。

爸氣極了，一把把我從牀上拖起來，我的眼淚就流出來了。爸左看右看，結果從桌上抄起雞毛撻子倒轉來拿，藤鞭子在空中一掄，就發出咻咻的聲音，我挨打了！

爸把我從牀頭打到牀角，從牀上打到牀下，外面的雨聲混合着我的哭聲。我哭號，躲避，最後還是冒着大雨上學去了。我是一隻狼狽的小狗，被宋媽抱上了洋車——第一次花五大枚坐車去上學。

我坐在放下雨篷的洋車裏，一邊抽抽答答的哭着，一邊撩起褲腳來檢查我的傷痕。那一條條鼓起的傷痕，是紅的，而且發着熱。我把

褲腳向下拉了拉，遮蓋住最下面的一條傷痕，我最怕被同學恥笑。

雖然遲到了，但是老師並沒有罰我站，這是因為下雨天可以原諒的緣故。

老師教我們先靜默再讀書。坐直身子，手背在身後，閉上眼睛，靜靜的想五分鐘。老師說：想想看，你是不是聽爸媽和老師的話？昨天的功課有沒有做好？今天的功課全帶來了嗎？早晨跟爸媽有禮貌的告別了嗎？……我聽到這兒，鼻子抽達了一大下，幸好我的眼睛是閉着的，淚水不至於流出來。

正在靜默的當中，我的肩頭被拍了一下，急忙的睜開了眼，原來是老師站在我的位子邊。他用眼勢告訴我，教我向教室的窗外看去，我猛一轉頭看，是爸爸那瘦高的影子！

我剛安靜下來的心又害怕起來了！爸為甚麼追到學校來？爸爸點頭示意招我出去。我看看老師，徵求他的同意，老師也微笑的點點頭，表示答應我出去。

我走出了教室，站在爸面前。爸沒說甚麼，打開了手中的包袱，拿出來的是我的花夾襖。他遞給我，看着我穿上，又拿出兩個銅板來給我。

後來怎麼樣了，我已經不記得，因為那是六年以前的事了。只記得，從那以後，到今天，每天早晨我都是等待着校工開大鐵柵校門的學生之一。冬天的清晨站在校門前，戴着露出五個手指頭的那種手套，舉了一塊熱乎乎的烤白薯在吃着。夏天的早晨站在校門前，手裏舉着從花池裏摘下的玉簪花，送給親愛的韓老師，她教我跳舞。

啊！這樣的早晨，一年年都過去了，今天是最後一天在這學校裏啦！

噹噹噹，鐘響了，畢業典禮就要開始。看外面的天，有點陰，我忽然想，爸爸會不會忽然從牀上起來，給我送來花夾襖？我又想，爸爸的病幾時才能好？媽媽今早的眼睛為甚麼紅腫着？院裏大盆的石榴和夾竹桃今年爸爸都沒有給上麻渣，他為了叔叔給日本人害死，急得吐血了，到了五月節，石榴花沒有開得那麼紅，那麼大。如果秋天來了，爸還要買那樣多的菊花，擺滿在我們的院子裏，廊簷下，客廳的

花架上嗎？

爸是多麼喜歡花。

每天他下班回來，我們在門口等他，他把草帽推到頭後面抱起弟弟，經過自來水龍頭，拿起灌滿了水的噴水壺，唱着歌兒走後院來。他回家來的第一件事就是澆花。那時太陽快要下去了，院子裏吹着涼爽的風，爸爸摘下一朵茉莉插到瘦雞妹妹的頭髮上。陳家的伯伯對爸爸說：「老林，你這樣喜歡花，所以你太太生了一堆女兒！」我有四個妹妹，只有兩個弟弟。我才十二歲。……

我為甚麼總想到這些呢？韓主任已經上台了，他很正經的說：

「各位同學都畢業了，就要離開上了六年的小學到中學去讀書，做了中學生就不是小孩子了，當你們回到小學來看老師的時候，我一定高興看你們都長高了，長大了……」

於是我唱了五年的驪歌，現在輪到同學們唱給我們送別：「長亭外，古道邊，芳草碧連天。問君此去幾時來，來時莫徘徊！天之涯，地之角，知交半零落，人生難得是歡聚，惟有別離多……」

我哭了，我們畢業生都哭了。我們是多麼喜歡長高了變成大人，我們又是多麼怕呢！當我們回到小學來的時候，無論長得多麼高，多麼大，老師！你們要永遠拿我當個孩子呀！

做大人，常常有人要我做大人。

宋媽臨回她的老家的時候說：

「英子，你大了，可不能跟弟弟再吵嘴！他還小。」

蘭姨跟着那個四眼狗上馬車的時候說：

「英子，你大了，可不能招你媽媽生氣了！」

蹲在草地裏的那個人說：

「等到你小學畢業了，長大了，我們看海去。」

雖然，這些人都隨着我的長大沒有了影子了。是跟着我失去的童年一起失去了嗎？

爸爸也不拿我當孩子了，他說：

「英子，去把這些錢寄給在日本讀書的陳叔叔。」

「爸爸！——」

「不要怕，英子，你要學做許多事，將來好幫着你媽媽。你最大。」

於是他數了錢，告訴我怎樣到東交民巷的正金銀行去寄這筆錢——到最裏面的枱子上去要一張寄款單，填上「金柒拾圓也」，寫上日本 橫濱的地址，交給櫃台裏的小日本兒！

我雖然很害怕，但是也得硬着頭皮去。——這是爸爸說的，無論甚麼困難的事，只要硬着頭皮去做，就闖過去了。

「闖練，闖練，英子。」我臨去時爸爸還這樣叮囑我。

我心情緊張的手裏捏緊一卷鈔票到銀行去。等到從最高台階的正金銀行出來，看着東交民巷街道中的花圃種滿了蒲公英，我高興的想：闖過來了，快回家去，告訴爸爸，並且要他明天在花池裏也種滿了蒲公英。

快回家去！快回家去！拿着剛發下來的小學畢業文憑——紅絲帶子繫着的白紙筒，催着自己，我好像怕趕不上甚麼事情似的，為甚麼呀？

進了家門來，靜悄悄的，四個妹妹和兩個弟弟都坐在院子裏的小板凳上，他們在玩沙土，旁邊的夾竹桃不知甚麼時候垂下了好幾枝子，散散落落的很不像樣，是因為爸爸今年沒有收拾它們——修剪、捆紮和施肥。

石榴樹大盆底下也有幾粒沒有長成的小石榴；我很生氣，問妹妹們：

「是誰把爸爸的石榴摘下來的？我要告訴爸爸去！」

妹妹們驚奇的睜大了眼睛，她們搖搖頭說：「是它們自己掉下來的。」

我撿起小青石榴。缺了一根手指頭的廚子老高從外面進來了，他說：

「大小姐，別說甚麼告訴你爸爸了，你媽媽剛從醫院來了電話，叫你趕快去，你爸爸已經……」

他為甚麼不說下去了？我忽然覺得着急起來，大聲喊着說：

「你說甚麼？老高。」

「大小姐，到了醫院，好好兒勸勸你媽，這裏就數你大了！就數你大了！」

瘦雞妹妹還在搶燕燕的小玩意兒，弟弟把沙土灌進玻璃瓶裏。是的，這裏就數我大了，我是小小的大人。我對老高說：

「老高，我知道是甚麼事了，我就去醫院。」我從來沒有過這樣的鎮定，這樣的安靜。

我把小學畢業文憑，放到書桌的抽屜裏，再出來，老高已經替我雇好了到醫院的車子。走過院子，看那垂落的夾竹桃，我默唸着：

爸爸的花兒落了，我也不再是小孩子。

註：以上僅就坊間所見資料，提供一個參考版本；教師亦可參考、使用其他版本。